

# 我和音乐

□储吉旺

第一次走进国家大剧院,第一次享受音乐厅内举行的中国交响乐团催人心弦的演奏,让我久久难以忘怀。

巨大的音乐厅的穹顶、圆形观众席、池座正中宽敞的乐池……走进音乐厅犹如走进巨大的宇宙空间。演奏即将开始,突然一束灯光照得乐池透亮,这时一群穿燕尾服和黑色长裙的男女演奏家们各自提着乐器走进乐池。霎时,整个大厅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待落座,掌声又起,是乐队首席走进乐池。随着音乐响起,指挥家出来了,这时全体演奏队员起立和全体观众一起热烈鼓掌。我在鼓掌中想,这三鼓掌充分体现了观众对中国交响乐团的热爱、对演奏乐队首席的充分尊重,是台上台下对指挥家的最高期待和敬仰!

正思考中,指挥使尽浑身力量,将银棒高高劈下,突然间乐声似“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惊天动地的演奏声,一下把全体观众的心提了起来。紧接着是从高到低,抚慰着观众的心灵,欢快而亲切的音乐荡漾其中,轻得将整个音乐厅天宇凝固了,人们的心也随着凝固,而我连呼吸都变得轻轻的,怕打扰到天宇大厅的寂静——似乎连根针掉下去的声音都能听到。音乐由轻到重,似乎走向林间山水,流水潺潺,风动竹摇,似乎携夫人走进万花丛中闻到无限馨香,挚爱无限,又似乎仰望天空,登高一呼,豪情万丈……演奏的魅力,把我的心牵来拉去不能自拔。

音乐有无穷的魅力,无穷的力量。有人说,世上只有爱和音乐可以跨越一切障碍。

我生来五音不全,不会唱歌,但我爱听音乐,爱看戏曲,包括雄壮又催人奋进的交响乐。这正如我不会开车,却爱坐车;我不会种田,却少不了吃饭一样。我爱听音乐,借商旅的机会,我在国外聆听过莫斯科大剧院和法国巴黎歌剧院里交响乐,并且两次到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欣赏歌曲,这一切让我陶醉,令我激动,而国内演出节目反而没有时间和机会欣赏。此次观看中国交响乐团的演奏,让我分外高兴。

乐池上的演奏太美太动听,容不得我胡思乱想,一阵琵琶声起,真是“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白居易《琵琶行》的诗句跃然乐池,那“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让我坠入交响乐队的乐池之中。指挥的银棒,无言的命令,一抬一指间,所有小提琴、大提琴、铜锣鼓和铜箫的声浪,是那样合拍,那样一丝不苟地配合。这是一个团结的团队,一个高度艺术锤炼成熟的团队。真是一个能牵动人心,又能让观众在劳累一天后享受欢快幸福夜晚的精彩演出。

音乐可以让人哭,让人笑,让人奋进,而交响音乐往往具有催人奋进的力量。这又让我想起两年前,我们家添了双胞胎

胎孙子,孙子降临人间时的一阵啼哭,让家人高兴得不得了。双胞胎宝宝的啼哭声,是人间最美妙的音乐,他们俩一起啼哭就是美妙无比的交响乐啊。这个交响乐让我们家增添无限欢乐和力量。人生下来那一刻便会发音,便会唱歌,音乐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生活。

交响乐在首都音乐厅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结束时,又是总指挥先行,乐队首席步后,最后全体演奏家退席,而且指挥还一而再、再而三谢幕,观众的手都拍疼了。

离开音乐厅,我同国家非遗司张兵司长说,感谢您给我池座的好票,此演出让我深受感动。中国交响乐团是一支有高超艺术水平的团结集体,是一支服从指挥一丝不苟的团队,是不分演奏轻重而紧密配合的集体。而带领中国交响乐团的书记团长可不是一般的领导者,这不仅仅要深谙交响艺术,更重要的是懂得如何管理这支高素质艺术人才。这最难也。说到这里,陪同我观看的老乡蒋海东哈哈大笑说:“中国交响乐团书记团长就是张兵司长的夫人——马大姐!”我大吃一惊,对这位身材娇小、和蔼可亲、楚楚动人的马大姐肃然起敬。演出结束后我们亲切合影留念。

## 虫鸣打湿一身

□王太生

一个在秋天赶夜路的人,虫鸣会像露水一样打湿一身。

虫鸣疏疏密密,高高低低,嘈嘈切切,像雾气,从四面浮了上来,密密急急,大大小小,打在这个人身上,衣服、口袋、头发、眼睛、耳朵,都是湿的。

虫鸣如雨,窸窣窣的虫鸣,如细细密密、清清凉凉的雨,将人打湿;虫鸣如露水,随雾气升腾,走夜路的人,拨开一团,又围上来一片,身上是湿的,虫鸣露水,濡湿人衣。

一个人的绿野仙踪,京城玩家王世襄与秋虫纠缠,汗水露水也曾把衣裳浸湿。

秋虫在野,老顽童当年在京城郊外捉蚰蚰,玩得废寝忘食,他从早上开始,直到下午也不觉得饿,太阳西斜,才啃几口烧饼。王世襄那时年纪也不饶人,他捉虫子不与年轻人争,而是跟在后面,趴在豆棵高粱地里头,叶子密密,庄稼地里又闷又潮,头上的汗珠子黄豆粒滚下来,王世襄的草帽、小褂、裤子都是湿的,他玩得兴致不减。与秋虫纠缠,小东西也不是轻易让你逮到,俯首就擒,它要躲闪,又撩拨你,在草叶深处鸣叫。

虫鸣打湿一身,这个人在秋天的夜晚回家,路遇虫鸣细雨,头发沾珠,薄衣微湿,心情步履轻松,虫鸣像微凉的雨点溅在他身上,每一寸毛孔都是畅快的。

一个人与虫子是否有缘?他听到虫鸣声,是说明这个人距江湖近,离庙堂远。

《太平广记》记载,有一个名叫马融的人,曾在两郡两县为官,没有什么政绩,办事也跟常人一样。他在武都任职七年,在南郡任职四年,从未按照刑律上的规定处死过一个人。马融生性好音乐,鼓一手好琴吹一管好笛。每当他鼓琴吹笛时,引来蟋蟀相和。

与虫为友,虫在窗外盆鼓而歌,虫鸣声是温润的,似雾气露水,水汽饱和,打湿你一身。

虫鸣如雨,打在草叶、纱窗、老墙。有一年,在徽州和几个朋友夜宿山村。月光幽幽的蓝夜,一大片虫鸣穿窗而入,四面八方合围而来,唧唧,吱吱,在石缝墙角,豆棵草叶间欢鸣,远的,近的;细声音,大嗓门,虫鸣像雨,把房子、石头、台阶打湿。凌晨动身去古村,虫鸣在村头南瓜地里,激越一片,震颤露水,把藤叶打湿,人身上也沾着山岚之气,似乎是被虫鸣打湿。

虫鸣打湿一身,我和朋友老何说起这句话,老何点头附和。老何说他前几天在河上夜钓,站在一条已废弃多年的老桥上,用一束光投向河面,他在耐心等鱼,却听见河两岸深漆漆的深处有一

大片虫子叫。老何说,有虫子叫的夜晚,一个人在河流上垂钓一点也不感到单调,老何在桥上一直站到子夜。

秋天的清晨,风凉似水。挑担进城的人,头顶上还亮着启明星,四周一片寂静,他从雾气中走来,一大片虫鸣鼓奏伴随,相送十里,衣衫被露水打湿。

“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一千多年前,唐朝的某个秋夜,人到中年的王维,已然进入人生的秋天,他凉夜独坐,倾听天籁,堂上灯烛飘忽,屋外下着雨,想到山里成熟的野果被打落,禁不住感到落寂;从灯烛的一线光亮中,察觉到秋夜里的草虫也躲进堂屋鸣叫起来了,被虫鸣所感染,那些唧唧之声,让诗人触摸到布衣上的微微湿意。

虫鸣的音律之美,明代袁宏道觉得,纺织娘声音与促织相似,却比其更清越,还有一种形体比促织要小的金钟儿,声音韵调极致,宛转悠扬,如同金玉之音从中发出,平稳和缓,响亮透彻,令人听了感到心平气和,肌肤温润。

秋虫欢鸣,是月光泛白大地上的盛典,具有很强的仪式感。

一个人的乡愁中有虫鸣的声音,雾气升腾,这个人的神情是肃穆的,目光、额头是湿的,一地虫鸣,汹涌而来,不期而遇,打湿一身。